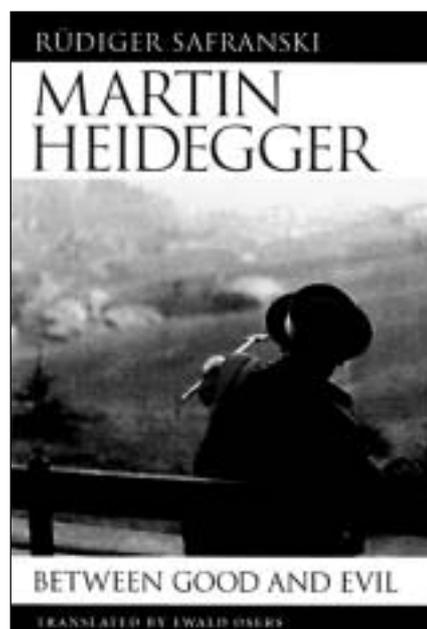


來自德國的大師

• 余國良

我們無法得知這位把死亡視作人類主要存在性相的偉大思想家海德格爾是如何思考他自己所遭遇的死亡的，但可以確定的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們對他的興趣絲毫沒有減退。單以漢語學圈言，「海學」的行情一直看漲便足以說明問題。



Rüdiger Safranski, *Martin Heidegger: Between Good and Evil*, trans. Ewald Os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薩弗蘭斯基著，靳希平譯：《海德格爾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976年5月28日下午，德國南部小鎮梅斯基爾斯 (Meßkirch) 舉行了一場葬禮。公墓的小教堂擠滿了死者的親屬、摯交，還有大批從各地趕來送死者最後一程的慕名者。誰有這種魅力？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崩解整個西方思想基礎的哲學家海德格爾。我們無法得知這位把死亡視作人類主要存在性相的偉大思想家是如何思考他自己所遭遇的死亡的，但可以確定的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們對他的興趣絲毫沒有減退，相反，他的思想、生活仍是知識圈乃至一般人的關心焦點。單以漢語學圈言，「海學」的行情一直看漲便足以說明問題。

撇開學院內各種細碎的專題研究不說，目下就歷史進路考究海德格爾的論著，基本可分兩類：一是取文獻史的視角，針對海德格爾各時期的哲學著作，追溯其源起、流變，藉以展示海氏的思想軌迹。例如克茲爾 (Theodore Kisiel) 疏理《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的成書過

程，湯美 (Dieter Thomä) 批判性地解讀海德格爾1910-76年間的各種著述，均是這方面的代表。二是取生活史的路徑，透過各種檔案文獻、私人書信等原始資料以還原哲學家的具體生活，其中以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係及其與學生阿倫特 (Hannah Arendt) 的秘密戀情最引人注目。概而言之，第一類作品的學術品質雖高，唯過於艱澀且僅在專業的知識圈內流傳，因而影響較少；反觀，第二類作品的水準參差，但由於淺白易懂，再加上傳媒存心炒作，反而容易引起注意並造成轟動。長期以來，學院的海德格爾形象歸學院管，大眾的海德格爾形象歸大眾管，兩者之間儼如存在一道不可彌合的鴻溝，始終殊途而未能同歸。

不過，這種情況隨着薩弗蘭斯基《來自德國的大師：海德格爾和他的時代》(*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 的出版而有所改觀。此書1994年在德國出版，迅即成為暢銷書，並贏得評論界的口碑。短短幾年間，更被譯成多國文字，影響範圍已從德國本土擴展至非德語地區。美國哲學家羅蒂 (Richard Rorty) 就曾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撰文，誇讚薩弗蘭斯基持平的研究不僅細緻地闡明主題，同時亦展示了作者豐富的想像力。

毫無疑問，薩弗蘭斯基是一位出色的說書人。與以往同類的傳記不同，作者藉由文獻史／生活史雙軌並進、相互參照的寫作方式，爬梳了大量檔案資料、二手研究以及

海氏的各類原典，分25章為我們重述了傳主複雜、多變的一生。薩氏認為，是海德格爾的「人生之心境情調」(*Stimmung*) 把他的生活與思想聯繫在一起。這種觀察頗能符合海德格爾「基礎存有學」的思路：要理解人生此有 (*Dasein*) 及其思維活動，就必須將他置於自身的世界之中。而正是這種在世的心境情調，使得作為哲學家的海德格爾與作為常人的海德格爾重新疊合。

准此，我們一方面看到作為哲學家的海德格爾是怎樣從經院哲學、尼采、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新康德主義、齊美爾 (Georg Simmel)、柏格森 (Henri Bergson)、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等主流思潮汲取思想養分，從而形成自己的問題域，復又以「存有的遺忘」的名目來總結兩千多年的西方思想並一舉將之瓦解；另一方面，讀者又可以看到作為常人的海德格爾是怎樣為高校的教席而苦苦經營，如何在男女情欲中浮沉，如何錯誤地加入納粹，以至晚年成為酷愛觀看足球比賽的發燒友……凡此種種，薩著都有具體而微的刻劃。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未滿足於靜態的編年史記述，而是動態地把海德格爾鑲嵌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思想、社會、政治等背境中，使讀者看到哲學家的思想是怎樣與他所身處的時代共振。作者之所以這樣處理，實源於他的一個信念：「海德格爾的人生，他的哲學……包含着整個世紀的激情與災難。」由此看來，薩著的書寫範圍已遠超一般

薩弗蘭斯基《來自德國的大師：海德格爾和他的時代》1994年在德國出版，迅即成為暢銷書，並贏得評論界的口碑。美國哲學家羅蒂就曾在《紐約時報書評》撰文，誇讚薩弗蘭斯基持平的研究展示了作者豐富的想像力。

如果薩氏能早點看到今年由德國克萊斯特曼出版社出版、厚達四百多頁的海德格爾與阿倫特在1925-75年間的書信集，那麼相信他是可以更準確地還原海德格爾與阿倫特那段撲朔迷離、持續半個世紀的戀情。

傳記，而涉及當時生活的各方各面。

眾所周知，史料是傳記的血肉。但敏感的讀者很快就會指出，薩弗蘭斯基在史料的挖掘上並沒有取得任何突破，他倚靠的，仍是已公開的二手資料。不過，這無損這部著作的價值，因為作者在使用這些材料時是非謹慎的。例如，在敘寫海德格爾與阿倫特那段撲朔迷離、持續半個世紀的戀情時，作者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不得不大量徵引埃廷格 (Elzbieta Ettinger) 那本充滿道德判斷的著作《阿倫特／海德格爾》(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但可以看出，他只是用其材料而不取其觀點的。如果薩氏能早點看到今年由德國克萊斯特曼 (Klostermann) 出版社出版、厚達四百多頁的海德格爾與阿倫特在1925-75年間的書信集 (Martin Heidegger & Hannah Arendt, *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那麼，相信他是可以更準確地還原這段歷史的。又如，論及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係，作者較倚重被學界接受的奧特 (Hugo Ott)、史里伯格 (Guido Schneeberger)、馬丁 (Bernd Martin) 的研究，而與備受爭議的法里亞斯 (Victor Farías) 的觀點保持距離。由此看出，薩氏在檢別史料上確實花了一番工夫。

也許，為海德格爾這位多變的哲學家作傳，史料並不是最重要的。至少，目前已出版的海氏傳記不管宣稱有多少新的史料，但從來就沒有讓人滿意過；再加上，現藏於德國馬伯赫文獻檔案館內的大量

海德格爾手稿仍掌握在海氏家族手裏而無法公開流傳，這都使得還原海德格爾思想與生活的願望變得不可能。畢竟，史料不會說話，說說的只是那個在擺弄材料的詮釋者。這讓人想起，海德格爾其實早就提醒他的讀者：「道路而非著作。」

順帶一提，薩著的中譯本已於今年年初出版。譯者靳希平先生治海德格爾思想有年，他以一人之力獨挑四十餘萬字的翻譯重責，不得不佩服他的膽色與毅力。中譯本譯筆流暢，譯者以通俗易懂的漢語表達海氏艱澀的概念，頗見功力；而譯者為全書附上註解，對不諳熟德國思想的中國讀者提供了有用的參考。然而，中譯本仍有小疵：例如，將韋伯 (Max Weber) 的 *Wissenschaft als Beruf* 譯為《從內在的使命到科學》，實有違《以學術為業》的通譯；巴特 (Karl Barth) 的 *Der Römerbrief* 應譯作《〈羅馬書〉註釋》，而不是《羅馬通信》；將阿倫特的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The Human Condition* 譯為《整體統治原理與來源》及《常規生活》，似不若《極權主義的起源》與《人類境況》更貼近原意；舍勒 (Max Scheler) 的 “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hie” 被譯為《交好的本質與形式》是明顯的誤讀。此外，譯本的人名亦有不統一 (如考頁維／考葉維、普列斯納／普萊斯納)。當然，瑕不掩瑜，以上錯謬無害靳譯的質量，尤其在譯作泛濫而品質又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能讀到忠實的譯本，實在可喜。這個年頭，大概只有認真從事翻譯的人，才會有譯事非易事的體會。